



收藏大家安思远生前在纽约“第五大道”的大宅中，陈列了不少明式家具

明式家具何以超越朝代 呈现“谜一般的完美”

赵赢赢

从历代家具中脱颖而出的“明式家具”，不等于“明朝家具”

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这两百年来，是明式家具的“黄金时代”，留下令人瞩目的物质遗产。明式家具被誉为中国传统家具发展史中一颗璀璨的明珠，也是东方艺术形式的突出代表。自上世纪初伊始，这类家具逐渐受到私人收藏、海内外博物馆及东西方艺术史学界的推崇，在各地的拍卖场上亦是众人追逐的焦点。

“明式家具”重在一个“式”字，指的是一种家具式样与风格。这种风格勃兴于晚明嘉靖、隆庆、万历时期，发展至清初康熙、雍正时期，

经历了发端、高潮与式微的过程。不同于宫廷家具抑或平民家具，明式家具风行于江南地区，使用者多为文人阶层与仕人群体，因而其浸润着一种特殊的人文意趣与审美情志。从家具制作上来讲，明式家具具有某些突出的特点，如多以黄花梨木等制作，讲求线条的美感、造型的洗练、结构的坚实，重视实用性等。以上诸因，促使明式家具显著地区别于中国漫长家具发展历史中的其他家具，独具光芒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明式家具并不是“明朝家具”的同义词。实际上，后者范围更加广大，它包括了大明王朝建立近三百年的各类型家具。明式家具并不能代表整个明王朝的全部家具风貌，却不啻为明朝家具之中的优秀代表。此外，明式家具除了以黄花梨、紫檀制作，还有不少铁梨木，甚至部分漆家具仍可归入“明式家具”范畴，其原因就是基于风格上的一致性。根据王世襄对于“明式家具”概念的界定，柴木家具乃至近、现代生产制作的具有相同风格的家具，亦可被纳入“广义”明式家具之列。



嘉木堂藏明式家具中的麒麟风格构件

准确、机巧、聪慧的榫卯，诠释着明式家具的卓越工法

明式家具之精，体现在木质选材与工法巧做的内外兼修。

木质之精，言明式家具所采用木材，多为珍贵“细木”。细木木质为明式家具之“本”，本立而道生，明式家具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历史高度，是与其黄花梨、紫檀等珍贵木材本身的优良性能密不可分的。以黄花梨为例，黄花梨唯唯芯材方可用于家具制作，其树木约十五年始结芯材，芯材每年生产直径不过1-2厘米，生长周期极其缓慢。树木经雨露滋养、汲日月精华，百年以上甚至数百年方可成材。将此等良材，制成日用之物并起居相随，这正是中国古人择造化钟灵之物为我所用的智慧之举，也是天人合一精神追求的体现。黄花梨质坚厚重，耐久结实，但其木质触感温润细腻、与人友善。以手抚木质表面，犹如脂玉，更似少女肌肤般柔润光滑、妙不可言。木材富生气，似有呼吸，相较于表面髹漆或金属加身，仅以烫蜡工艺封护的黄花梨等细木，更显自然灵气。黄花梨木色如琥珀，明媚幽雅，静穆沉

远。木质纹理不静不喧，生动多变，如落落波水，又如山脉绵延。一言以蔽之，明式家具木质之精，表现为一种纯美，它是人对木质充分认识、信任与尊崇前提下，对木材“本身”优良质性的突出展现。

工法之精，指明式家具制法之精。其中，榫卯结构是明式家具精工的代表。自宋代以来精湛的小木工艺不断累积经验，至明时更将传统家具的榫卯结构发展至历史高峰。性坚质细的硬木，使得榫卯结构的设计更为自如，诸多过往笨木家具等榫卯无法实现的复杂设计，在明式家具上变得可能。精密而巧妙的榫卯，将明式家具构件之间相互联结，严扣合缝，榫卯内部啮合合理、互相扣木质表面，犹如脂玉，更似少女肌肤般柔润光滑、妙不可言。木材富生气，似有呼吸，相较于表面髹漆或金属加身，仅以烫蜡工艺封护的黄花梨等细木，更显自然灵气。黄花梨木色如琥珀，明媚幽雅，静穆沉



运用了榫卯结构的圈椅椅圈

两条牙板上各以45度角相互插抱，因而得名。单从外部看，腿子、牙板、抹头或大边(即椅桌床面的边框，长者为大边，短者为抹头)的抱肩榫拼接处仅为三构件相互拼合，但实际上，其内里的榫卯结构异常。抱肩榫的腿子起到较为重要的统领作用。在腿子上部的榫卯结构中，上部有突出小舌，高低各一，以管住椅面等的抹头或大边。腿子榫卯下部斜切出45度斜肩，并在内侧凿榫榫眼，以插牙板与束腰的榫头，管住束腰和牙板。为了更好地固定牙板榫头，腿子榫卯中部还往往特别切出一凸出的挂销，其上小下大，断面为半个圆弧形，以抓住牙板背面凹下的豁口。安装时，牙板与束腰从上向下方向套入腿子上的榫卯，再安抹头或大边，拼合到位后，几处结构被结实而服帖地拼合到一起。明式家具使用到的榫卯结构多达百余种，它们一致展现出的准确、机巧、聪慧，恰可被视为明式家具工法卓越的突出表现。



运用了抱肩榫的有束腰的家具

透出一种从容的风度，一种“宁古无时，宁朴无巧，宁俭无俗”的境界

有人说，明式家具是中国人的雕塑，简洁空灵，亭亭玉立，举重若轻，凝聚着中国人对世界的完美想象，在人生哲学、视觉艺术与日常起居之间达成一种高度的统一。理解这样的说法，或许需要提到明式家具对于线条与筋骨的重视。

用素练、精确的几何化线条构成家具的主体脉络，以曲线和直线富于连贯性的穿插连结，及线条弯曲、立方比例的合理施用，构建起明式家具具有极简主义倾向的躯体空间。这背后亦是尊崇木料本身特性、强调实用性等理念的实现。这种艺术特性使得明式家具相较于其他风格家具的意境更为幽远，耐品味、启思量，具有超越时空的隽永魅力。“谜一般的完美”(古斯塔夫·艾克评明式家具语)的明式家具，虽无过华装饰，却透露出一种理性面貌，和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。器以载道。明式家具承载着使用者与设计者

的思想境界与精神追求，反过来又可促进自己身心修养的陶冶。

劲挺筋健的明式家具，其浸透着一种文人风骨。自强不息立存傲骨，守节不屈唯清高；戒慎慎独，终善其身；不即不离，无缚无脱……将深邃精奥的思想寄托于物化，并通过家具的式、形、质、饰等方面表达出来，这既是文人阶层参与家具设计，将自身情意志趣、美感意识等投射于家具之上的必然结果，又是借有形之物，帮助个人实现自我内在提升的有效实现方式。借家具的使用，襄助己身回归宁静，感受自己坚韧的心，养浩然之气，摒弃外在干扰、洗心返归自我，体悟天地人通达。

明式家具与其他家什物件的映衬搭配，构成古人肃整、清雅的内室空间与居住环境。《长物志》中所记，明人室内陈设讲求“器具有式，位置

有定”。以其厅堂为例，模式大抵为堂中置一大条案，左右两把灯挂椅，或设方桌，左右两把圈椅。墙壁上挂书画卷轴，桌上配瓷瓶青铜等，椅上覆织锦或刺绣椅披，堂角处可再放香几数个，置兰草等植物于其上。在明代人规矩、雅致的住宅摆设中，展现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克己与中庸的精神。室内环境中，家具一类的陈设旨趣是“贵其精而便，简而裁，巧而自然也”，不多浮饰，不慕虚荣，追求本质精道而与他物和谐。此外，家具使用时，更加突出使用者尊严与体面的展现，为实现此目的，有时可将感官上的舒适放于第二位，这是出于中国传统观念对“礼”的重视。明式家具所蕴藏的生活美学，不是一种奢靡的、刺激的美感追求，而是一种“宁古无时，宁朴无巧，宁俭无俗”的高深境界，以及对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入思考。

明式家具竟然是从西方热起来的，进而经王世襄的系统梳理叱咤拍场

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浪潮，由西方人率先开启。百年之前，阿根廷人包格斯将中国家具描写成为具有“独特东方魅力”的美丽器物，写进近代小说著作之中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明式家具兴起的关键性人物——德国人古斯塔夫·艾克来到中国，开始于北京清华大学与辅仁大学任教，并成为“中国营造学社”创始会员之一。于中国期间，艾克所见与欧洲巴洛克、洛可可风格完全不同的中国明式家具，为之深深吸引，遂投入大量精力，开始收集资料、探访实物等研究工作。基于对中国家具内部结构、特别是榫卯构件的重视，艾克与建筑师杨耀合作，对当时所遇部分家具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图绘制。1944年艾克推出的《中国花梨家具图考》一书，就将前期成果集于一身。此书作为第一部专门讨论中国家具的著作，不仅对家具结构进行分析，还对其用料、制作、风格等进行考述。不过，书中尚未明确提出“明式家具”一概念，虽书中收录大部分为此风格家具，但言及之时，皆称为“花梨家具”(此举应与明清时期古称有关，时紫檀、黄花梨等硬木明式家具皆可统称为“花梨家具”)。此书刊后，杨耀又陆续发表数篇关于中国传统家具的文章，相关内容由其高足陈增弼加以整理，结集成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一书于1986年出版，自此，“明式家具”一词方正式问世。

真正将明式家具推向发展高潮的，是文物大家王世襄及其《明式家具珍赏》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二著作。前一部于1985年出版，王世襄广泛踏访故宫博物院及其他私人明式家具收藏，将其中珍品以彩色图片外加细部构件说明的方式编纂成书，对于明式家具内涵的挖掘，以实物为基础，明代文献、绘画及各地考古出土实物等为辅助；后一部推出于1995年，广泛且深入地探讨了明式家具的时代背景、制造地区、结构、用材、装饰、年代鉴定等问题。自此，明式家具有了学术上的坚强依托。经王世襄的分析与归纳，明式家具的面貌首次得以完整而系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，先分门类，再分品种，同一品种的器物排列，从最基本的造型开始，由简而繁直至其变体。其所列的明式家具精品佳作“十六品”，如高练、淳朴、凝重、沉穆，则早已成为人们鉴赏明式家具的重要准则。

放眼收藏界，虽早在二战结束数十年间，明式家具已开始受到各地拍场的青眼相加，但真正的发力，其实在王世襄二书问世之后。借由苏富比、佳士得等拍卖以及东西方古董家具的交易收藏，中国明式家具名声大噪，价格水涨船高，不仅成交价格居高不下，且成交记录惊人。

最近三十来年间，明式家具发展进入东西方共荣、学术与收藏兼兴的“全盛”，并且在中国乃至世界引发的关注与日俱增。早在1990年，美国旧金山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，专门讨论明式家具的定期专刊《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》发行。而中国艺术史领域则摒弃以往视家具为“形而下”的匠人匠事老旧观念，开始将之纳入与器物、书法、绘画等传统中国艺术并列的范畴共同研究，短短数年之内，本土相关专门研究书籍不断涌现。今天，明式家具更是以多种形式，惠泽现代设计、建筑、装饰等不同领域，贡献着源源不断的灵感，呈现出跨越时空的魅力。而对于明式家具的研究，也值得进一步拓展。

(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青年学者)

延伸阅读

四百年前一本“园林装修指南”藏着关于明式家具的有趣逻辑

从新的视角审视明式家具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一切得益于从元代开始出现的江南园林。

明代江南富豪建造园林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前代。园林不再是过去那种逃离现实的都市仙境，而真的成为世俗生活的逍遥乡。此外，新式原料的进口，也让明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。于是，建造园林或提高生活水平就成为明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

明代苏州作家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。书中写到“室庐、花木、水石、禽鱼、书画、几榻、器具、位置、衣饰、舟车、蔬果、香茗十二类”器具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就是一本“园林装修指南”；如果要布置一座园林，需要哪些物件。

如果要让一座空荡荡的房子充满生活气息，最少不了的其实就是家具，“花木、水石、禽鱼、书画”都派不上大用场。正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桌椅板凳、床榻箱柜，让整个房间有了使用感。这些家具的装饰基本都以髹漆为主，比如，桌子“漆者最多”，椅子“最多曾见元螺椅”(嵌螺钿为大漆工艺的一种)，床则“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”。可见，中国本土用来制作家具的木料都不特殊，但中国的大漆工艺了得。不管什么木料，只要表面用大漆装饰，看起来就非常漂亮，既方便装饰，又方便擦拭打理。这是明代家具的主流制作方式。

通过《长物志》，我们可以梳理出一系列有趣的逻辑。

明代众多私家园林的修建，既推动了造园建筑业的发展，也刺激了以家具制造业为主的内部装饰产业的兴盛。不论是富豪之家，还是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普通人家，都在家具等内部装修方式上开动脑筋，明代家具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走向兴盛的。这也是明代家具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原因——绝对数量上的优势，能将这种流行趋势巩固下来，变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。不过，从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，明代家具的主流还是漆木家具，南洋硬木制成的家具占比非常有限。

大约到清代以后，南洋硬木的进口才逐渐普遍起来，人们用这类材质仿照明代家具的样式，制成了形制相仿的器具，终于使“明式家具”成为流行趋势。今天留下来的“明式家具”，有大漆的，也有花梨木的。归根结底，这些都反映了明清时代江南社会因商品经济发达而富裕的一面。

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新的视角解读明嘉宗热爱木工的记载。不是皇帝对木工的爱好影响了明式家具的出现，而是明代社会普遍的家庭陈设品位使家具制作成为一种风潮，并感染了皇帝的个人爱好。而这一切都源自明代初期对南洋、西洋航路的探寻。

我们今天所谓的明式家具中主流的紫檀木、花梨木，是来自南洋的硬木，在当时只是明代众多家具材料的一两种。因为独特的纹理和装饰效果，在所有明式家具中，它们成为最易辨认的类别，并影响了后世对明代家具的判断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可以说不加修饰的明式黄花梨家具，浓缩了后人对这个充满想象力时代的集体记忆。

(摘编整理自《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》，张经纬 著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)



嘉木堂藏明式家具中的灵芝纹构件



▲明黄花梨连三柜橱，故宫博物院藏